

# 推罗被遗忘的七十年

Jeff Pippenger

2023-08-12

## 推罗被遗忘的七十年

所有先知都指出世界的终结。

古代的每一位先知所说的话,与其说是为他们自己的时代,不如说是为我们的时代,因此他们的预言对我们仍然有效。“如今,这一切事发生在他们身上,是要作榜样;并且都写下来,为要警戒我们这些临到世界末了的人。”哥林多前书 10:11。“他们所服事的这些事,并不是为他们自己,乃是为我们;这些事如今借着从天上差遣下来的圣灵,已由向你们传福音的人报告给你们;这些事连天使也渴望细察。”彼得前书 1:12. ....

圣经已经为这末后一代把它的珍宝积蓄并汇集在一起.旧约历史中所有重大事件和庄严的作为,过去已经、现在仍然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在教会中重演.精选信息,第3册,第338、339页.

圣经的所有书卷都以«启示录»作结。

“在«启示录»中,圣经所有的书卷汇聚并结束。”«使徒行传»,585.

«启示录»第十八章指出了给地球上的居民的最后警告信息。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带着大权柄;他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大巴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喝了她淫乱烈怒的酒,地上的众王与她行淫,地上的商人也因她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启示录 18:1-3.

“大巴比伦”这一短语象征罗马天主教会,而在«以赛亚书»第二十三章中,“大巴比伦”被象征为推罗。

推罗的默示.他施的船只啊,要哀号;因为她已荒废,毫无房屋,无人进出.这消息从基提地传到他们那里.海岛的居民啊,要静默;你这由西顿的商人、渡海的人所充盈的.在大水之上,西曷的谷种、江河的收成,是她的收入;她是列国的市场.西顿啊,你要蒙羞;因为海,就是海的力量,已经发言,说:我不曾劬劳,不曾生产,也不曾抚养男丁,不曾养育处女.论到埃及的风声怎样,使人剧痛,听见推罗的风声,人也必照样痛苦.你们过到他施去吧;海岛的居民啊,要哀号.这就是你们欢乐的城吗?她的历史自古就有;她要被自己的脚带到远方寄居.谁拟定了这事,攻击这赐冠冕的城推罗呢?她的商人是王子,她的交易者是地上的尊贵人.是万军之耶和华定的,为要玷污一切荣耀者的骄傲,使地上一切尊贵的人被轻看.他施的女子啊,你要像河水一样通行你的地,因为不再有拦阻.他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耶和华已经命令攻击那商贸之城,要毁坏她的坚固保障.又说:你这受欺压的处女,西顿的女儿啊,你不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吧,在那里你也不得安息.看哪,迦勒底人的地;这民从前并不存在,直到亚述人为旷野的居民建立了它;他们竖起了望楼,建起了宫殿,然而他使它变为荒凉.他施的船只啊,要哀号,因为你们的力量被毁坏了.到那日,推罗要被人忘记七十年,照着一王的年日;七十年满了,推罗要像妓女一样歌唱.你这被遗忘的妓女啊,拿起琴,绕城而行;巧妙弹奏,多唱歌曲,使人记起你来.七十年满了,耶和华必眷顾推罗,她必归回她的雇价,并与地上万国

行淫,她的货物和雇价必为耶和華為圣,不再积攒收藏;因为她的货物必为那住在耶和華面前的人,使他们吃得饱足,得穿耐久的衣服.以赛亚书 23:1-18.

怀特姐妹写道:“旧约历史上一切重大事件和庄严之事都已经,并且正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在教会中重演.”

«以赛亚书»第二十三章论及联合国、教皇制度、美国与伊斯兰教的预言性关系.要辨认这些真理,必须由启示来界定本章中的某些象征.一旦这些象征被界定,事件的顺序就相当清楚.本章中需要界定的象征有:

重担,推罗,妓女,亚述人,迦勒底之地,高塔与宫殿,他施,示曷的种子,基提之地,西顿,商人的城,埃及的消息与推罗的消息,哀号,一个女儿,七十年,一位王的日子,遗忘,和记念

第一节中的“burden”一词表明这是一则针对推罗王国的毁灭预言.

负担: H4853—源自 H5375;负担;尤指贡物,或(抽象地)搬运;引申为言辞,多指厄运,尤指歌唱;心意、欲望: 一负担,带走,预言,X 他们设立,歌,贡物.

“推罗的重担”是圣经中众多经文之一,在这些经文中,罗马天主教会的最后审判被指出. “重担”按其用法与定义,是预言,而且主要是灾祸的预言.以赛亚书中有十一处“重担”,另外有八次,这个词用来形容扛在肩上的重担.将“重担”作为灾祸预言出现的十一处经文是:以赛亚书13:1;15:1;17:1;19:1;21:1、11、13;22:1;30:6,以及当然还有第二十三章,在那里我们看见“推罗的重担”.把以赛亚的一切灾祸预言汇总在一起,以评估在末后的日子里所代表的是哪一个势力,这是值得的.要一次讲完这十一则灾祸预言并不容易,因此我将对每一则灾祸预言作一简要界定,以为第二十三章设定背景.

第十三章中,针对巴比伦的灭亡预言,指的是世界末日的现代巴比伦,也就是«启示录»第十七章所描绘的罗马大淫妇.

拿着七碗的那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与我说话,对我说: 你来,我要把那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审判指给你看.地上的众王与她行淫,地上的居民也因她淫乱之酒而醉了.于是他在灵里带我到旷野去;我看见一个女人骑在一只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满了褻渎的名号,有七头十角.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佩戴金子、宝石和珍珠,手拿金杯,杯中满了可憎之物和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写着一个名号: 奥秘,大巴比伦,地上淫妇和可憎之物之母. 启示录17:1-5.

我需要稍微岔开一下话题.研究推罗预言的目的,最终是要使美国的预言历史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预言历史相一致.我们将说明,美国政府是启示录第十三章那只如同羔羊的兽的一只角,而从黑暗时代出来的新教则是另一只角.当美国的新教徒拒绝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时,新教这只角就转变为米勒派复临运动.确立这一点之后,我们将表明,新教之角的历史与共和政体之角的历史彼此并行,并且具有平行的预言特征.毕竟,它们都在同一只兽上,这表明两只角彼此同时代、并存.我将举一个例子,说明在美国教权之角与政权之角之间这种并行关系.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遗忘”.

以赛亚书第二十三章指出一个预言性的节点: 教皇权势要被遗忘七十年;在那象征性的七十年里,人们忘记了教皇制度,也忘记了为何黑暗时代被称为黑暗时代.当他们脱离天主教会时,新教之角的座右铭是“唯独圣经”.他们忘了圣经告诉我们教皇制度的真实身份.他们忘记了

那份神圣文献中所蕴含的信息——那份托付给他们、他们又自诩为其最坚定捍卫者的文献。

那些在对上帝的话语的理解上变得困惑、看不出“敌基督”含义的人,必然会站在敌基督一边.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与世界同化,但以理正站在他的分上,也站在他的位置上.但以理和约翰的预言应当被理解;它们彼此解释,把人人都应当明白的真理带给世界.这些预言要在世上作见证;借着它们在这末后的日子中的应验,它们将自我解释.克雷斯文集,105.

同样地,象征美国政府的那只共和制之角本应由人民治理、为人民服务,但美国公民也已忘却了托付给他们的那份神圣文件.那份神圣文件就是《美国宪法》,而这个为人民而设计的政府的宗旨是政教分离.他们已经忘记了那部宪法的精神——那部托付给他们、而他们自称为其捍卫者的宪法.

并且请记住,罗马自夸从不改变.格里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的原则,至今仍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原则.只要她有权力,她就会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以同样的力度将它们付诸实践.新教徒在提议在提升星期日地位的工作上接受罗马的援助时,几乎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当他们一心要达成自己的目的时,罗马却在谋求重建她的权力,夺回她失去的至上地位.一旦在美国确立这样一种原则:教会可以运用或控制国家的权力;宗教活动可以由世俗法律强制执行;简言之,教会与国家的权威可以主宰良心,那么,罗马在这个国家的胜利便有了保证.

“上帝的话语已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发出警告;若对此置若罔闻,新教世界将只会在为时已晚、无法逃脱罗网之时,才知道罗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她正默默地增长权势.她的教义正在立法机关、教会以及人心当中施加影响.她正在堆砌高耸而庞大的建筑物,在其隐秘的深处,她以往的迫害将会重演.她正以潜行而不被察觉的方式加强其力量,以便在时机成熟、轮到她出击之时达成自身目的.她所渴望的只是一个有利的立足点,而这点她已经在获得.我们不久将会看见,也会感受到罗马势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凡相信并遵行上帝话语的人,都因此将招致责难和逼迫.”《大战争》,581.

如果你能找到任何一本1950年以前出版的词典,查一查“朱红色的妇人”或来自《启示录》第十七章的该短语的类似表述,你会发现所有那些1950年以前的词典都认定罗马天主教会就是《启示录》十七章所说的淫妇.美国——《启示录》十三章那只长有两角的地上兽——忘却了自己的过去;无论是新教的那只角,还是共和主义的那只角.这两大体制都源于对教皇制度的宗教暴政以及支持她的诸王的政治暴政的抗议;或者用圣经的话说,就是那些与她“行淫”的诸王.在讨论《以赛亚书》二十三章之前,我们将简要概览以赛亚另外十次所指出的“灾祸的预言”,因为这十一条“重担”无不如此.

以赛亚书第十三章是关于“末后的日子”巴比伦的预言.巴比伦虽在末后的日子受天主教会控制和指挥,却由三个势力组成,这三个势力在启示录第十六章把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在第十三章针对现代巴比伦的灭亡预言中,出现了三个势力:巴比伦、路西法和亚述,分别代表兽(亚述)、龙(路西法)和假先知(巴比伦).亚述和巴比伦是神用来惩罚古代以色列的两个施行荒凉的势力;亚述先来,掳走北方十个支派,随后巴比伦又掳走南方犹大的两个支派.

以色列是被赶散的羊;狮子把他赶走了:先是亚述王吞灭了他;末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折断了他的骨头.所以,万军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正如我从前刑罚亚述王一样.耶利米书50:17、18.

首先,亚述将以色列北方的十个支派掳去;随后,巴比伦又将犹大南方的两个支派掳去.这两次被掳应验了利未记二十六章所说的“七次”.利未记的这“七次”是威廉·米勒所发现的第一条“时间预言”,它指出:当亚述掳去北方十个支派时,便标志着一个延续二千五百二十年的分散的开始.那一时期始于他们在公元前723年被掳,终于1798年的“末时”.南方支派在公元前677年被巴比伦掳去,由此开始了针对犹大的“七次”,其终点与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的二千三百年预言相同,即1844年10月22日.亚述与巴比伦在对上帝子民悖逆的惩罚上承担了相同的作用,但这惩罚先由亚述执行,后由巴比伦执行.

在第十三章关于三种权势的预言关系中,巴比伦是亚述的形象,因为她虽然后来出现,却对神的子民做了同样的事.

在第十五章中,针对摩押的预言是针对新教各教会的.

“对摩押的这一描述,代表了那些已经变得像摩押一样的教会.他们没有像忠实的守望者那样坚守自己的职责岗位.他们没有通过运用上帝所赐的能力去遵行上帝的旨意、逼退黑暗的权势,并使用上帝赐给他们的一切力量来推进我们世界中的真理与公义,从而与天上的智慧生灵合作.他们对真理有所认识,却没有实行他们所知道的.”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4卷,1159.

已经堕落的新教教会,正是当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传出之时,其余新教界纷纷逃散,而仍继续与主同行的那间教会.摩押就是复临派,那堕落的新教之角.

第十七章讲的是大马士革,并指出它是一座被挪去的城.城是国度的象征,而在“末后的日子”被挪去的国度是美国.

第十九章是针对埃及的毁灭预言,代表联合国和全世界.

第二十一章中接下来的三条灾祸的预言,是针对南方那可怕的荒漠之地、度玛和亚拉伯的.这三条灾祸的预言指向伊斯兰教,并与启示录 8:13 的三样祸灾相一致.

第二十二章中的灾难预言描绘了在星期日法令之时,老底嘉的复临信徒与非拉铁非的复临信徒之间的分离.

然后,在第三十章我们看见“论南方牲畜的默示”,这是对老底嘉复临信徒叛逆的第二个例证.把以赛亚书中的所有“默示”汇集起来,几乎涉及“末后的日子”里每一个预言角色.我选择以赛亚书二十三章,是为了表明,美国作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其掌权时期自1798年起,直到“星期日法令”.

因为“古代的每一位先知所说的话,与其说是为他们自己的时代,不如说是为我们的时代,因此他们的预言对我们仍然有效”,所以每一句先知的言语都是在针对世界末了的事件.这一真理再加上“圣经的一切书卷都在《启示录》中汇合并结束”的事实,确立了《启示录》作为参照点,用以统合关于世界末了事件的先知见证.

在《启示录》第十七章中,我们看见那与地上的君王行淫的大淫妇以及她最终的审判.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与我说话,对我说:你来!我要把那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审判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地上的居民也喝醉了她的淫乱的酒.启示录 17:1、2.

先知之间从不互相矛盾.

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使人混乱的神,却是赐平安的神,正如在众圣徒的一切教会中一样.哥林多前书14:32,33

在世界的末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审判”、那位“地上的众王与她行淫”的大淫妇、使“住在地上的人”喝醉“她淫乱之酒”的大淫妇,在以赛亚的记述中被描绘为一位“妓女”;她被遗忘“一王的年日”,或者说七十个预言之年.七十年完毕时,推罗“要与天下万国行淫”.以赛亚所说的“妓女”就是约翰所说的“大淫妇”.以赛亚的“妓女”和约翰的“淫妇”代表罗马天主教会,因为在神的话语中,女人是教会的象征.

妻子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也是身体的救主.所以,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她舍己,使她成圣;他用水借着道洗净她,好把教会献给自己,成为荣耀的教会,毫无污点、皱纹或任何类似的东西,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丈夫也该这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因为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如主对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属他的肉,属他的骨.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所指的是指着基督和教会.

然而,你们每个人都当这样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也要敬重她的丈夫.以弗所书 5:22-33.

使徒保罗指出,基督的教会在预言中被象征为一位妇人.因此,预言中的妇人就是教会,但基督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不圣洁的教会则被描绘成不圣洁的妇人,于是以赛亚称之为妓女,约翰称之为淫妇.他们把教皇制度比作淫妇,而神的教会是童女.

我为你们起的嫉妒是出于神的,因为我已把你们许配给一位丈夫,为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哥林多后书 11:2

上帝的教会不仅被描绘为童女,而且她只许配给一位丈夫.推罗和约翰所说的那大淫妇与地上的诸王行淫.天主教会与数个男人发生关系,不止一人.但以理告诉我们,诸王就是诸国.

这就是那梦;我们要在王面前讲解那梦的意思.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因为天上的神已赐给你国度、权柄、能力和荣耀.凡世人所居住之处,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他都交在你手中,又使你统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强如铁,因为铁能打碎并制服万物;又如铁打碎这一切,它也必把它们打得粉碎,并且压碎.——但以理书 2:36-40.

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圣经预言中的列国被指明并加以解释.当但以理向尼布甲尼撒王解梦时,他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就是那金头.那金头是一个王,但王代表一个国度.罗马天主教会是在七十个预言之年结束时与地上众王行淫的大淫妇.诸王象征男人,而推罗是不洁的女人.女人是教会,妓女是不圣洁的教会;男人是王,而王就是国度.女人是教会,王是国家.这两个实体之间不法的关系代表属灵的淫乱.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是一部神圣的文件,确立了必须将这两大实体彼此分离的必要性.尽管我们关于将推罗认定为罗马天主教会的论证尚未完成,但此时讨论《以赛亚书》二十三章中的另一个象征似乎是恰当的,它解释了男人与女人——教会与国家——的象征意义.

看哪,迦勒底人的地;这民本来不存在,直到亚述人为住在旷野的人建立了它:他们竖起了其中的城楼,建起了其中的宫殿;他却使它成为废墟.以赛亚书 23:13.

在这节经文中,亚述人建立了迦勒底之地,并设立了“塔”和“宫殿”.亚述人象征宁录,而迦勒底人代表巴比伦神秘宗教的宗教领袖.“塔”是教会的象征.当耶稣讲述葡萄园的比喻时,怀特姐妹对这个比喻作如下评论:

在这个比喻中,家主代表上帝,葡萄园代表犹太民族,篱笆代表那保护他们的神圣律法.塔楼是圣殿的象征.历代愿望,596.

亚述人开创了迦勒底之地,迦勒底人建立了一座教堂(塔)和一座“宫殿”.“宫殿”代表“王”,“王”又代表一个王国.王国也可以被表示为一座城市.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也要为自己立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创世记 11:4.

亚述人所兴建的“塔”和“宫殿”,就是宁录所建造的“城”和“塔”.

他们的尸体将陈尸在那大城的街上;那城按着灵意称为所多玛和埃及,我们的主也在那里被钉十字架.启示录 11:8.

启示告诉我们,《启示录》第十一章中的“大城”代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王国.

“‘大城’,在其街上见证人被杀、他们的尸体陈尸之处,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埃及.在圣经历史所呈现的各国中,埃及最大胆地否认永生上帝的存在,并抗拒祂的命令.没有哪位君王曾像埃及的王那样,敢于更公开、更专横地反叛天上的权柄.当摩西奉主的名将信息传给他时,法老傲然回答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从祂的话容以色列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而且我也不容以色列去.’出埃及记5:2,A.R.V. 这就是无神论,而由埃及所代表的那个国家,也会以类似的口吻否认永生上帝的要求,并显出同样的不信与悖逆的精神.‘大城’在‘属灵’的意义上也被比作所多玛.所多玛在违背上帝律法上的败坏,尤其表现在淫乱上.而这罪也将成为那将应验这段经文所述之国家的显著特征.”

那么,根据先知的的话,在1798年之前不久,某种具有撒但起源和性质的势力将会兴起,向圣经发动战争.而在那片使上帝两位见证人的见证因此沉寂的土地上,将显出法老的无神论和所多玛的淫乱.

这一预言在法国的历史上得到了最确切而惊人的应验.在革命期间,1793年,“世界首次听到一个由生于文明、受过文明教育的人组成、并自居有权治理欧洲最杰出民族之一的议会,齐声高呼,否认人类灵魂所领受的最庄严真理,并一致宣告放弃对神的信仰与敬拜.”——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拿破仑传》,第1卷,第17章. “法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确凿记录保存下来的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她公然起来反叛造物主.英格兰、德国、西班牙及其他地方的亵渎神者和不信者过去多、现在也多;但在世界历史上,唯有法国独树一帜:她的立法议会以法令宣告没有上帝,而该国首都的全体居民,以及其他地方的绝大多数人,不论男女,都在欢歌起舞中欣然接受这一宣告.”——《布莱克伍德杂志》,1870年11月.《大争论》,第269页.

启示录第十一章中的“大城”是法国这个国家,它的立法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宣称没有上帝.该法令体现了无神论,正如法老的悖逆所象征的那样.“大城”就是一个王国,或一个“

民族”，或一个“国家”。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中，法国由两个象征构成——埃及和所多玛。

我们得知：“这是无神论，而埃及所代表的国家也会发出类似的声音，否认永生上帝的主权，并表现出同样的不信与悖逆的精神。‘那大城’在‘属灵’的意义上也被比作所多玛。所多玛在违背上帝律法上的败坏，尤其表现在淫乱上。”

作为“大城”或国家的法国，在象征意义上由一个国家（埃及）和一座城市（所多玛）来代表。埃及“将要发声”，而一个国家的发声代表的是治国之道，而非教会治理。《启示录》第十一章中的表述是：埃及代表国家，所多玛代表教会。

国家的‘说话’就是其立法和司法机关的行动。《大争论》，442。

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中，约翰以预言性的象征阐述了法国大革命的事件。实际的革命为本章中约翰的预言提供了充足的历史证据，证明其准确性。约翰先作出预言，随后法国大革命应验了这预言；并且进一步——无论是预言本身，还是其历史的应验，都指认并与世界末了的事件相对应：那时，腐败的国家将再次与腐败的教会结合。当然，这种不圣洁的结合之后紧随而来的是一场血腥屠杀。神的国也是一座大城。

他在灵里带我到一座又大又高的山，把那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大城，就是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启示录 21:10。

这里所呈现的新郎的来临发生在婚礼之前。婚礼代表基督接受祂的国度。圣城新耶路撒冷，作为这国度的首都和代表，被称为“新妇，羔羊的妻”。天使对约翰说：“你到这里来，我要把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先知说：“他在灵里带我去，又把那座大城，就是圣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指给我看。”启示录 21:9、10。《大争战》，426。

宁录的叛逆表现在他建造一座塔和一座城；这预表世界末了时的政教合一，因为诸先知都论到世界的末了。宁录的叛逆也是路西法叛逆的延续，路西法的欲望是要同时掌控神的教会和神的政权。

路西法，黎明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曾使列国衰弱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因为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把我的宝座高举在神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会众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过云端；我要像至高者一样。”以赛亚书 14:12-14。

当以赛亚揭示路西法内心隐秘的欲望——要“像至高者”时，他指出路西法正谋求坐上两个截然不同的位置。他希望“高举”他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并且“也要坐在会众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

宝座是君王权柄——或国家权力——的象征，而“北方的极处”则是神的教会。

为可拉子孙所作的歌与诗篇。耶和華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极其当受赞美。锡安山地势秀美，使全地欢喜；位于北面，是大君王的城。神在她的宫殿中显为避难所。诗篇 48:1-3。

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因而标示出神的政治宝座；耶路撒冷也是“他圣洁的山”，“在北面的极处”，因而标示出神的宗教宝座。自起初，撒但的叛逆与争战，被描绘为源于他想要同时统治神的教会与神的国家的欲望。随后，他带头发动了宁录的叛乱；他为迦勒底人所建立的那片土地，被描绘成一个宁录既建造塔也建造城——教会与国家并存——的地方。

因此,当以赛亚的淫妇和约翰的大淫妇与地上的君王行淫时,预言表明,在七十个预言年结束时,罗马天主教会与地上的君王之间发生不圣洁的关系.

以赛亚的预言在第二十三章描述了对淫妇推罗的审判;约翰则用一位被称为“大巴比伦”的朱红色妇人的象征来描述同样的审判.对同一淫妇的同样审判,还有第三个见证如下:

«启示录»第十七章的女人(巴比伦)被描述为:“身穿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装饰,手里拿着金杯,杯中满了可憎之物和污秽;.....她额上写着一个名字,奥秘,大巴比伦,淫妇之母.”先知说:“我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又喝醉了耶稣殉道者的血.”巴比伦又被宣告为“那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启示录17:4-6,  
18.那在许多世纪里对基督教世界的君主维持专制统治的权势就是罗马.«大争战»,382.

推罗是“末后的日子”中的罗马天主教会.那时,教皇制度将出去,向地上的列王唱她那诱人的歌谣,从而使列王陷入淫乱之事;在预言上,这就是政教合一.

到那日,推罗要被人忘记七十年,照着一王的年日;七十年期满以后,推罗必像妓女那样歌唱.  
以赛亚书23:15

在圣经预言中,王代表一个王国,所以在在一个预言中的王国统治七十年的时候,推罗将被人遗忘.

到那日,推罗必被人忘记七十年,按着一位君王的年岁;七十年满了以后,推罗必像妓女一样歌唱.你这被人遗忘的妓女,拿起琴来,走遍城中;尽情奏出美妙的乐曲,多唱些歌,好使人纪念你.七十年满了以后,耶和華必眷顾推罗,她必再去谋取她的酬价,并要与地上的万国行淫.  
以赛亚书 23:15-17.

在一个统治七十个预言之年的王国时期,罗马天主教会将被遗忘.七十年结束时,教皇的权势将“奏出甜美的旋律,唱许多歌”.在预言的意义上,“歌”代表“经历”.

在宝座前如水晶的海上,就是那似乎与火搀杂的玻璃海——因着神的荣耀而光辉灿烂——聚集着那些“胜了兽、和它的像、并它的印记、以及它名的数目”的人群.他们与羔羊站在锡安山上,“拿着神的琴”;这些就是从人间赎回的十四万四千人;并且听见有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又如大雷的声音,就是“琴师们用琴所奏的声音”.他们在宝座前唱“新歌”,除了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是摩西和羔羊的歌——拯救之歌.除了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因为这是他们经历之歌——一种别的任何一班人从未有过的经历.“这些人无论羔羊往哪里去都跟随他.”这些人从地上、从活人中被迁上来,作“归与神和羔羊的初熟的果子”.启示录15:2-3;14:1-5.“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经过了自有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患难时期;他们忍受了雅各遭难时候的痛苦;在神最后倾倒审判之时,他们在没有中保的情况下仍站立得住.但他们已经得蒙拯救,因为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他们口中查不出诡诈;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是没有瑕疵的”.“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在他的殿中昼夜事奉他;坐在宝座上的要住在他们中间.”他们曾看见地上因饥荒和瘟疫而荒废,日头有权以大热灼人;他们自己也忍受了苦难、饥饿和干渴.但“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必不照在他们身上,炎热也不再临到他们.因为在宝座中间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7:14-17. «大争战»,648页.

“‘在他的殿中,人人都述说他的荣耀’ (诗篇 29:9),被赎之人所要唱的歌——他们经历之歌——将宣扬上帝的荣耀:‘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作为伟大而奇妙;万世之王啊,你的道路公义真实.主啊,谁不敬畏你,不荣耀你的名呢?因为唯有你是圣的.’ (启示录 15:3, 4,R.V.)” 《教育》,308.

当七十个预言之年结束时,教皇制度将“奏出甜美的旋律,唱许多歌曲,好使”“她”“被人记念”.在统治了七十个预言之年的那个王国结束之时,罗马天主教会将让世人想起她过去历史中的经历.在那段历史中,她在与欧洲诸王的关系中,作为道德权威进行统治.那段历史被恰当地称为黑暗时代;凡是以任何方式与教皇制度统治欧洲诸王那段历史相关的黑暗,都可以归因于那一项产生了随后所有黑暗的最根本的举措.那一举措就是政教合一,也就是欧洲诸王与天主教会的结合.在圣经所描述的婚姻中,男人要管辖女人;但那段历史中发生的淫乱,却颠倒了男女关系的真实秩序.

在七十年期满之际,当圣经预言中那个在教皇制于预言中被遗忘的时期里统治世界的王国走向终结之时,将会发生一场大危机.那个王国的崩溃所引发的全球性危机,为天主教会打开大门,使其开始向世界宣告:为了渡过因该王国崩溃而带来的动荡时期,世界必须服从罗马天主教会的道德权威,正如黑暗时代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当王国终结,而教皇制唱起她昔日经历之歌——那段被历史学家称为黑暗的经历——时,那样的黑暗历史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信息,让教皇制拿来与地上诸王分享,并说服他们与她行淫呢? 在一场大危机中,为什么过去诸时代的经历(她的歌),也就是她在预言中被遗忘之前的经历,会为地上诸王提供把那黑暗经历当作其大危机解决之道的逻辑依据?

有一大批人,即便那些对罗马教毫无好感的人,也很少意识到其权势和影响所带来的危险.许多人主张,中世纪盛行的智识与道德黑暗有利于其教条、迷信与压迫的传播;而现代更高的智识、知识的普及,以及在宗教事务上日益增长的自由,不容许不宽容与暴政的复兴.想到在这个开明时代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本身就被人讥笑.诚然,在智识、道德与宗教方面的大光正照耀着这一代人.在上帝的圣言敞开的篇章中,来自天上的光已经照耀全世界.然而应当记得,所赐的光越大,那些曲解并拒绝它的人,其黑暗也就越深.

带着祷告之心研读圣经,会让新教徒看清教皇制度的真实本质,并使他们厌恶并远离它;但许多人自以为聪明,觉得无须谦卑地寻求上帝,好让自己被引入真理.他们虽然自夸开明,但对圣经和上帝的大能都一无所知.他们必须有某种使良心得以平息的办法,于是去寻找那些最不属灵、也最不使人谦卑的东西.他们所渴望的,是一种可以被当作记念上帝的方法,实则是使人忘记上帝的方法.教皇制度正好能满足所有这些人的需要.它为人类的两类人预备着,几乎囊括了全世界——那些想靠自身功德得救的人,和那些想在罪中得救的人.这就是它权势的秘密.

一个智识极度黑暗的时代已被证明有利于教皇制度的成功.还将表明,一个智识极度光明的时代,同样有利于它的成功.过去的年代里,当人们没有上帝的话语、没有真理的知识时,他们的眼睛被蒙蔽,成千上万人落入罗网,看不见为他们脚下张开的网.在这一代,有许多人被人的臆测那耀眼的光芒——所谓的“科学”——晃花了眼;他们辨不出那张网,像被蒙住眼睛一样轻易地走了进去.上帝的旨意是,人类的智力应被视为造物主所赐的礼物,并应用于为真理和公义效力;但当人们怀抱骄傲与野心,把自己的理论高举在上帝话语之上时,智力反倒能造成比无知更大的危害.因此,当今那动摇人们对圣经信心的伪科学,将被证明在为人们接受教皇制度及其悦人的形式预备道路方面,同样成功,正如在黑暗时代,扣留知

识为其扩张开辟道路一样.大争论,第572页.

罗马天主教徒承认,安息日的更改是由他们的教会所作出的,并将这项更改本身视为教会最高权威的证据.他们宣称,新教徒把每周的第一天当作安息日,就是在承认她在神圣事务上立法的权柄.罗马教会并未放弃其无谬性的主张;当世界和新教诸教会接受她所创设的伪安息日,而拒绝耶和华的安息日时,他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这一主张.他们也许会援引这项更改的权威根据,但其推理的谬误不难辨认.教皇教徒足够精明,看出新教徒是在自欺,甘愿对事实真相闭目不看.随着星期日制度日益得宠,他便欢欣,深信它最终会使整个新教世界归入罗马的旗帜之下.

安息日的改变是罗马教会权威的记号或标志.凡明白第四条诫命之要求,却选择守伪安息日以代替真安息日的人,就因此向那唯有他才下达此命令的权势表示效忠.兽的印记就是教皇的安息日,它已被世人接受,用以取代上帝所指定的日子.

但按预言所指明,接受兽的印记的时候尚未来到.考验的时刻还未到.各教会中都有真正的基督徒,罗马天主教会也不例外.人在领受了亮光并看明第四条诫命的义务之前,没有人会被定罪.但是,当强制遵守伪安息日的法令颁布之时,并且当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喊警告人们不可敬拜兽和兽像之时,真与假的界线就会被清楚划分.那时仍继续违背的人,就要在额上或手上领受兽的印记.

我们正迅速逼近这一时期.当新教各教会与世俗政权联合起来支持一种虚假的宗教——他们的祖先曾因反对这种宗教而承受最严酷的迫害——那时,教会与国家的联合权威将强制推行教皇的安息日.将会出现国家性的背道,而这只会以国家的毁灭告终.圣经培训学校,1913年2月2日.

在全面讨论本章内容之前,我们已经触及了我们要辨识的五个象征.在圣经的预言中,城象征一个国度;而在以赛亚书第二十三章里,有两个彼此密切相关却又截然不同的国度.一个是“冠冕之城”,另一个是“商贾之城”.在未后的日子里,掌控龙、兽和假先知这三重联合的权势是教皇权;它就是那拥有冠冕的国度.

“当我们临近末后的危机之时,在主的器皿之间存在和谐与合一乃至至关重要.世界充满风暴、战争和纷争.然而,在一个首领——教皇的权势——之下,众人将联合起来,在祂见证人的身上反对上帝.这种联合由那大叛教者所巩固.当他设法联合他的代理人来与真理争战时,他也要设法分裂并驱散真理的拥护者.嫉妒、恶意猜测、恶言中伤,都是他所煽动,用以制造不和与纷争的.”《证言》卷七,第182页.

戴冠的王国是推罗,其名意为“磐石”.在本章中,推罗代表致力于冒充基督的教皇制度,因为教皇制度就是敌基督.“antichrist”一词中的“anti”意为“代替”.教皇制度试图在各个层面冒充基督,而“推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磐石,因为教皇制度是对“万古磐石”的假冒.

谁拟定了这谋略,攻击推罗,这冠冕之城?她的商人是王子,她的买卖人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军之耶和華定了这事,为要玷污一切荣华的骄傲,使地上一切尊贵的人被藐视.他施的民哪,你要像河流一样穿行你的土地;再没有力量了.他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耶和華已经下令攻击那商贾之城,要毁灭其中的坚固保障.以赛亚书 23:8-11.

我们打算借着许多见证表明,“列国的震动”是上帝藉着伊斯兰教所成就的.伊斯兰教是使列国发怒并被用来震动列国的势力.此时我们指出,主已经决意使“地上一切尊贵的人”蒙羞;

他们就是“商人”和“贩子”，他们的“坚固保障”将被毁灭。那座商城与加冕之城“惹动了天怒”，主定意毁坏他们的“坚固保障”，而那代表着经济。经济的崩溃发生在美国的星期日法令之前，因为在星期日法令之前，美国的公民正要求回到“神的恩宠与今世的繁荣”。他们的论点是，在对星期日“严格执行”之前，上帝的审判不会止息。多位圣经见证一致认为，我们正处在世界经济一场巨大崩盘的边缘。那场崩盘发生在星期日法令之前，正如1837年的崩盘发生在1844年10月22日之前一样。

然后，那大欺骗者要使人相信，侍奉上帝的人正在造成这些灾祸。那一阶层惹动天怒的人，要把他们一切的困苦都归咎于那些遵守上帝诫命、因而对违背者形成持久责备的人。有人将宣称，人因违反星期日的安息日而得罪了上帝；并说正是这罪带来了灾难，除非严格强制遵守星期日，这些灾难便不会止息；又说那些提出第四条诫命之要求、从而破坏对星期日尊崇的人，是扰乱百姓的人，拦阻他们重得上帝的眷顾与今世的昌盛。于是，古时加在上帝仆人身上的那项指控将被重复，而且理由似乎同样站得住脚：“亚哈见以利亚，便对他说：‘使以色列遭祸的就是你吗？’他回答说：‘使以色列遭祸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众巴力。’列王纪上 18:17、18。”当百姓的怒气被虚假指控所煽动时，他们对上帝使者所采取的态度与作法，将与背道的以色列当年对以利亚所行的非常相似。《大争战》，590。

以利亚在迦密山与巴力的先知和亚舍拉的祭司对峙，预表星期日法令。给教会的信息是：“今日就要选择你们所要事奉的对象。”当这段历史在星期日法令之时重演时，问题就是：“你要选择哪一天，因为你所选择的那一天表明你所事奉的是谁。”在迦密山事件之前，有三年半的大旱。在星期日法令之前，会有一系列的星期日法令，但它们尚未被“严格执行”。与星期日法令相关的原则是：国家背道必致国家毁灭。例子就是，君士坦丁在公元321年颁布了星期日法令，不久之后，启示录第八章的前四号开始临到，使西罗马帝国至公元476年走向终结。君士坦丁的故事很重要，因为其中包含对星期日循序渐进的高举，同时对第七日安息日逐步加以限制。这样的渐进历史在公民被迫遵守星期日、否则因守安息日而遭受迫害时达到终局。这也是美国不断升级的星期日立法所走向的结局。与强制星期日敬拜相关的一个原则是：“国家背道必致国家毁灭。”这一原则的意思是，在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所述的真正的星期日法令之前，星期日法令的执行愈加升级，就会带来上帝审判的相应升级。每一次法令的颁布都将带来相应的毁灭。世人把灾祸归咎于守安息日的人，实际上这些灾祸是由不断升级的星期日立法之强制执行所造成的。我们附上了《大争战》中的一段文字，我将其题为“星期日的渐进”。我建议你再读一遍。它归在“预言之灵”这一类别之下。

上帝已经启示了在末后的日子将要发生的事，使祂的子民得以预备，能抵御反对与忿怒的暴风。那些已经蒙警告、知道前面将要发生之事的人，不可安坐，泰然等待即将来临的风暴，自我安慰说，在患难之日主必庇护祂忠心的人。我们要像仆人等候他们的主一样，不是懒散地空等，乃是以坚定不移的信心殷勤工作。现在不是让我们的心思被次要的事情所占据的时候。当人们沉睡之时，撒但正积极安排一切，使主的子民不得蒙怜悯与公义。星期日运动正在黑暗中推进。领袖们在掩盖真正的问题，而许多加入这一运动的人自己也看不见暗流正涌向何处。它的宣称温和，表面上似乎合乎基督教，但一旦开口，便要显露出那龙的灵。我们的本分是尽我们所能来避免那逼近的危险。我们应努力在众人面前以恰当的方式呈现自己，从而消除成见。我们应当把真正的争议摆在他们面前，从而对限制良心自由的措施提出最有力的抗议。我们应当查考圣经，并能说明我们信仰的根据。先知说：“恶人仍要行恶；恶人没有一个能明白，惟独智慧人能明白。”《证言》第五卷，第452页。

要识别推动星期日立法的运动很困难,因为它正在“黑暗”中推进,而教皇权正“偷偷摸摸、令人毫无察觉地”“加强她的力量以推进她自己的目的”。事实是,在黑暗中推动通过星期日立法的工作,是十四万四千人受试验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根据但以理和怀特姐妹所说,“恶人没有一个能明白”。但以理书中的“恶人”,就是马太福音中的“愚拙的童女”,怀特姐妹将其认定为老底嘉人。智慧人必明白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即使我们周围的历史似乎与上帝的话相矛盾。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还是相信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然而,我们已被预先警告,结局将像挪亚的日子一样。

这个世界充满喧嚣与放荡,充满不敬虔的享乐,正睡着,在肉体的安逸中沉睡。人们把主的降临推到很久以后;他们嘲笑警戒。人们狂傲地自夸说:“万事自从起初以来都照常进行。”“明日必如今日,而且更加丰盛。”彼得后书 3:4;以赛亚书 56:12。我们要更深地沉溺于享乐,但基督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启示录 16:15。正当世人带着讥诮问:“他的降临的应许在哪里?”的时候,各样的预兆正在应验。正在他们喊着“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当那讥诮者、弃绝真理的人狂妄自恃;当各种营利行业的日常运作不顾原则地进行;当学生急切寻求各样知识,却唯独不读他的圣经时,基督就要像贼一样来到。

世上一切都在动荡不安。时代的迹象不祥。将要发生的事,已先投下阴影。上帝的灵正从地上撤回,海上和陆地上灾难接踵而至。有暴风雨、地震、火灾、洪水、各样的凶杀案。谁能看透未来?安全何在?凡属人的或属世的,都没有保障。人们正迅速归入他们所选择的旗帜之下;他们不安地等待并观察他们领袖的动向。也有人在等待、警醒,并为我们主的显现而工作。另一些人则在那第一位大叛教者的统帅之下列队就位。很少有人由衷地相信,我们有地狱当避,有天堂当得。

危机正悄无声息地向我们逼近。太阳在天上照耀,按着它平常的轨道运行,诸天仍在宣扬上帝的荣耀。人们仍旧吃喝、栽种、建造,娶娶嫁嫁。商人仍在买卖交易。人们彼此推搡,争抢首位。爱好享乐的人仍然挤向剧院、赛马场、赌窟。狂热达到顶点,然而恩典时期正迅速走向终结,每一案件即将被永远定案。撒但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已动员一切势力与手段,使人受骗上当、迷惑不醒、忙碌分心并沉迷其中,直到恩典时期结束,怜悯之门永远关闭。

主在橄榄山上的警戒之言,庄严地穿越世纪临到我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的心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以致那日忽然临到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常常祷告,好叫你们被算为配得逃避这一切将要发生的事,并能站立在人子面前。”《历代愿望》,635,636。

在《以赛亚书》第二十三章中,西顿指美国,而推罗指教皇制度。推罗和西顿是位于地中海沿岸、彼此同时代的古代腓尼基城市,以海上贸易、财富和在古代世界的影响力而闻名。经文中,西顿及其“商人”供应了他施。西顿的商人贩运“示曷的种子”,也就是“一条河的收成”,是“那河”的出产,也是“她的进项”,因为她是“列国的商埠”。所有先知都论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在世界末了谁是列国的商埠呢?是美国。

西曷是埃及的一条河(很可能指尼罗河三角洲),被用来代表世界的财富,因为埃及就是世界。西顿的“处女”代表美国的最后一代,她因伴随星期日法令而来的戒严以及随即而至的国家毁灭而受压迫。关于推罗的问题责备了那些西顿的处女,说:“这是你们的欢乐之城”(王国)——那美国曾为之欢腾的吗?这就是那“其古老自上古之日”的国度吗?按经文,它是在洪水之后不久由宁录所建立的。

神已经决定并“定意”要惩罚“推罗,这冠冕之城”。对教皇制的惩罚包括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因为“主已经下达了”“一条反对”“西顿”“这商贾之城”的命令(美国)。他那“要毁坏坚固堡垒”的命令,或者说要摧毁美国经济的命令,就是安息日诫命,因为国家背道必致国家毁灭。

对教皇制的惩罚始于因美国经济被摧毁而引发的全球经济崩溃。西顿有一座与其经济相关的“房屋”,因此象征着一种被摧毁的金融结构,因为人再也不能进入其中。那座“房屋”不再有投资或利润,因为它已被摧毁。毁灭发生在周日法令之时,尽管在周日法令之前已经有不断升级的审判。当崩溃来临时,教皇制、美国及其商界王侯与尊贵的商贾,还有他施的船只,都将“哀号”。

文中“他施”所指的地点与古代财富相关,而圣经中的他施的船是经济实力的首要象征。

因为王的船只与户兰的仆人同往他施;每三年一次,他施的船只就来,带来金子、银子、象牙、猿猴和孔雀。所罗门王的财富与智慧超过全地所有的列王。历代志下9:21、22。

船只象征经济实力,而他施是圣经预言中首要的经济之船。他施的末后一代,以“他施的女子”为代表,被告知要“像河一样经过你的地”;而她发现,她的土地“再没有力量”,也不能再为推罗的王国而“欢喜”。他们所寻找的力量是西顿从前的经济实力,但它已经消失了,因为海曾发声说:“我不劳苦,也不生产;我也不抚养少年人,不养育处女。”这就表明了海的末后一代,也就是世上的众民为世界经济的毁灭而哀叹之时;而到了那一刻,世人醒悟到自己是地球历史的最后一代,再为永生作预备已经太迟。

“当永恒景象的现实呈现在人类的感官面前时,金钱的价值很快就会骤然贬值。”  
Evangelism, 62.

在这段经文中,有两则“消息”或信息使所有人感到痛苦。第一则“消息”涉及埃及,第二则“消息”是推罗。有关埃及的“消息”用的是过去时,因为以赛亚说:“像关于埃及的消息那样”,这就表明在他毁灭西顿(美国)之前,上帝已经在埃及身上做过一些事。上帝对埃及所做的事,也代表“关于埃及的消息”,就是他在第一次与被拣选的子民立约之时毁灭了埃及。这两则消息是同一则“消息”。埃及的消息是开端,推罗的消息是结局。阿尔法和俄梅伽用这个主题起初的历史,来阐明末后的日子与十四万四千所立的约。有关埃及的“消息”,就是红海的拯救——当法老和他的军队被毁灭之时;这预表了上帝子民最终的拯救,而这最终的拯救则由那“消息”所代表,即“推罗的重担”。

圣经中所代表的、毁灭他施船只的势力是伊斯兰教。有关伊斯兰教的主题将于稍后讨论,因此我们会在以后更全面地加以阐述。在这段经文中,它被称为“基提”,这是古代对塞浦路斯的称呼;经文还说,西顿和推罗的毁灭是从“基提”显明出来的。伊斯兰教的象征还包含了一个关于美国被毁的圣经预言中的非常具体的描绘。

留意以赛亚书中提到的日子和年份很重要,因为它们常常标明紧随其后的经文的预言时间。以赛亚书第二十三章接在第二十二章“异象谷”的“重担”之后,而第二十二章之前是第二十一章,其中有三个“重担”,且这三个都指向伊斯兰教。在那一章之前,在第二十章第一节中,设定了预言历史的背景,而随后的各章则指出了接下来的灾祸预言。

在他珥探来到亚实突的那一年（亚述王撒珥根差遣他来），他攻打亚实突，并将其攻取。以赛亚书 20:1.

“他珥探”这个词可能是一个名字，但更有可能是一个军事首领的头衔。他珥探来到埃及的一座城市亚实突，并将其攻取，那是在亚述人逐步掌控世界的历史时期。亚述象征巴比伦。亚述和巴比伦都是从北方而来的王国，被称为“狮子”，并“驱散”神的羊群，两者都受到同样的惩罚。亚述为先，巴比伦为后。

以色列是被赶散的羊；狮子把他赶走了：先是亚述王吞灭了他；末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折断了他的骨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正如我从前刑罚亚述王一样。耶利米书 50:17、18.

从预言的角度看，他们两者都是“傲慢的亚述人”。

当傲慢的亚述人西拿基立辱骂并亵渎上帝，又威胁要毁灭以色列时，“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击杀了十八万五千人。”在西拿基立的军中，“所有大能的勇士、官长和将帅都被剪除。”

“他就满面羞愧地回到本国去了。” [列王纪下 19:35; 历代志下 32:21.] 《大争战》，512.

“‘Tartan 来到 Ashdod’ 并‘攻取了它’的那一年，代表着教皇权势对世界的逐步征服，正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所示。主日法令危机的历史，也就是查案审判的‘末后的日子’，并且直接引向执行审判（末后的七灾），这正是‘Tartan 来到 Ashdod 的那一年’所代表的历史背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下，以赛亚接着给出三条有关伊斯兰的灾祸预言、一条关于老底嘉式复临信仰的预言，随后是推罗的重担。第二十四章是关于末后七灾的典型例证之一，紧接着的第二十五章则代表上帝子民的最终拯救；在那里，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在大艰难时期发出最著名的宣告之一。”

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曾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主；我们曾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以赛亚书 25:9.

十四万四千人就是那些聪明的童女，尽管新郎迟延，他们仍等候他们的主来赴婚宴，这与十个童女的比喻相符。他们不是老底嘉人，而是非拉铁非人。到目前为止，本文一直在交代背景。

1798年，拿破仑俘虏了教皇，造成了《启示录》十三章所说的那道将在世界的末了得以医治的预言性致命伤。那时，美国按照《但以理书》二章、七章、八章、十一章以及《启示录》十二章、十三章、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的预言，就位为第六个王国。从那时起，美国的共和政体之角和新教之角（复临运动）都忘记了教皇权的真实身份。1798年是世界其余各国首次承认美国为主权国家的一年，也是在历史上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到来的年份。

当时新教徒的“口号”是：“圣经，而且只有圣经”。新教徒自认为是唯独圣经的捍卫者；当第二位天使到来之时，复临运动接过他们的衣钵，接受了那“口号”，随后被称为“圣经之民”。他们借着威廉·米勒的事工得到了一套规则，这套规则若能正确运用，便能使所有愿意聆听的人明白圣经。米勒的预言解释规则，正是启示所说我们若要传讲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就必须学习的内容。

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又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真理的光像燃烧的灯一样发出光辉，爱光的人就不在

黑暗里行走.他们会研读圣经,好叫他们确知自己所听的是真牧人的声音,而不是陌生人的声音.

从事传扬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正按照米勒老先生所采用的同一方法查考圣经.在一本名为«预言与预言年代学的见解»的小册子中,米勒老先生为研读和解释圣经提出了如下简明而明智且重要的原则:

1. 每个词都必须在圣经所呈现的主题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 一切圣经经文都是必要的,并且通过殷勤地运用与研读可以明白;
3. 圣经所启示的任何事,对那些凭着信心求而不疑惑的人,都不能也不会被隐藏;
4. 要明白教义,就把有关你想要知道之主题的所有经文都汇集起来,然后让每一个词都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如果你能够在不自相矛盾的情况下形成你的理论,你就不可能有错;
5. 圣经必须由圣经自己来解释,因为它本身就是准则.倘若我依赖一位教师来为我阐释,而他要么猜测其含义,要么因着他宗派的信条希望经文如此解释,或是想被认为有智慧,那么他的猜测、意愿、信条或智慧就成了我的准则,而不是圣经.

上述是这些规则的一部分;在我们研读圣经时,我们都应当遵循所阐明的原则.

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圣经之上的;但撒但用诸多手段来曲解圣经、引入谬误,因此若要知道圣经真正教导的是什麼,就必须格外谨慎.今时今日的一大迷惑,就是过分着重感觉,并且因为神的话与感觉不相符,便无视其清楚的陈述,却还自称诚实.许多人除了情感之外,没有任何信仰的根基.他们的宗教就是兴奋;一旦这种兴奋止息,他们的信心也就不复存在.感觉也许是糠秕,神的话却是麦子.先知说:“糠秕与麦子有什么相干呢?”

没有人会因为沒有遵从他们从未拥有、也无法获得的亮光和知识而被定罪.但许多人拒绝顺从基督使者呈现给他们的真理,因为他们希望与世界的标准一致;而他们所明白的真理、那曾照耀他们心灵的亮光,将在审判时定他们的罪.在这末后的日子里,我们拥有历代累积、持续照耀的亮光,我们也将因此承担相应的责任.成圣之路并不与世界处在同一水平;那是一条被修筑而高举的道路.若我们行在这条路上,若我们奔跑在主的诫命之道中,我们就会发现:“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Review and Herald, 1884年11月25日.

你可以在“预言钥匙”分类下题为«威廉·米勒»的文章中更详细地了解威廉·米勒的规则.

在我们研读圣经时,我们都应当留意“Father Miller”的预言解经规则中所阐明的原则.新教的“角”被赐予了我们称为«圣经»的圣典,并被赋予捍卫和推广其中所包含原则的责任,而且这个新教的“角”还被赐予了一套规则,以便正确分辨这部圣典的意义与意图.

共和主义的号角被赐予了一份我们称为宪法的神圣文献,并被赋予捍卫并弘扬其中所载原则的责任.共和主义的号角还被给予一套规则,用以正确分辨这份神圣文献的意义与旨意.用于正确分辨宪法的这套规则,就是«权利法案»,并且它将宪法最重要的宗旨镌刻在«权利法案»的第一条之中.«权利法案»中的第一修正案规定了宗教自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的法律,或禁止宗教信仰的自由行使;或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并向政府请愿以寻求救济的权利.”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星期日法令是对宪法首要条款——保障宗教自由——的公开攻击;这一自由在星期日法令之下被取消,从而标志着宪法的终结、美利坚作为圣经预言中第六个王国的终结,并开启了对那时以大声呼喊宣告第三位天使信息之人的迫害.那些以大声呼喊宣告第三位天使信息,并抗议第一修正案和宪法被毁坏的人,却被那些本应维护并施行神圣规则、捍卫他们受命捍卫之神圣文件的人所迫害.这是对那只如同羊羔的地兽之两角的平行历史加以理解和应用的一个例证.宪法的开国元勋,与“米勒父”形成平行对应.用于米勒的“父”这一称号,是用来指一位领袖的,而不是指天主教的神父.圣经禁止称那些自命为属灵导师的人为“父”.米勒派以他们的“父”的名字命名,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若忽略这种区分,就会错过以利亚信息的一部分含义——当那信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之时.

以赛亚书二十三章中的美国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并且它将一直如此,直到在迅速临近的星期日法令之时推翻其宪法.第六个王国统治七十个预言性的年日,就是“像一王的年日”.统治七十年的那个王国(王即王国)是巴比伦.在这七十年期间,国家的角是巴比伦的政府,教会的角是迦勒底人.但以理、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象征十四万四千人.在但以理的见证中,两只角与上帝的子民都得到呈现.以赛亚所采用的“像一王的年日”,即在巴比伦被掳的七十年,用来表明:美国的预言历史和复临运动的历史,是从1798年直到星期日法令.

认识到美国两只角的预言历史脉络,使我们可以从终与始来思考,并以这两只角作为彼此的见证,以辨识另一只角的特征.毕竟这两只角是相同的.在《但以理书》中有角,有的被折断,又有角从那折断的角上长出来.《但以理书》中的有些角彼此大小不一,有些比另一些更晚长出.而美国的两只角并非如此.这两只角在同一段历史中彼此并行,产生相同的路标,尽管它们在目的上彼此不同.不过,这段历史中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样重要.

在复临运动的起初,预言的历史从由非拉铁非教会所代表的阶段转变到了老底嘉教会.因此,在末了的时候,必然也要从老底嘉的预言历史发生转变.耶稣基督的启示包含对此理解的亮光,这也是此时正在被启封之事的一部分.

并且“在七十年结束之后”,教皇将会“歌唱”,那位“被遗忘的”“淫妇”将被记念.她在星期日法令时被“记念”,在那里,争议在于是敬拜太阳,还是敬拜那一天——上帝的律法要人类“记念”的那一天.

在本文中,我们指出,巴比伦七十年统治的历史预表了美国自1798年直到星期日法令为止的历史.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以及在哈巴谷的图表里,我们也常常指出,在埃及的被掳与从埃及的拯救,同样预表了美国上帝子民的历史.关于巴比伦、埃及、复临运动和美国的那四段历史,并不是唯一可以叠加在这些线之上的线;但当我们把首提原则应用于这四条线时,简直令人惊叹.我将以一个简单而不完全的例证来结束本文,以说明我的意思;当我们日后进一步讨论以赛亚书二十三章的历史时,我打算继续从这里展开.

巴比伦的历史,在开头有一位悔改归信的王,在结尾有一位邪恶的王.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无关紧要,因为《但以理书》教导说,立王废王的是上帝.可以肯定的是,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无论领导者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那位领导者都是邪恶的.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他是巴比伦的暴君,甚至愿意把三位义人投入火炉.但他最终归信了但以理的神.最后那位领袖伯沙撒却不是这样;他是个邪恶的王.预言中的美国起初如同一只羊羔,象征基督以及他为人类所作的牺牲;到末了,美国要说话像龙.这段历史从基督转向撒但的变化,正是由尼布甲尼撒与伯沙撒之间的差异所代表.

“伯沙撒曾得到许多认识并遵行上帝旨意的机会.他曾看见他的祖父尼布甲尼撒被逐出人类社会;他曾看见那位骄傲君王所夸耀的智慧,被那位赐给它的主收回;他曾看见那位王被逐出他的国土,成了田野走兽的同伴.然而,伯沙撒对娱乐与自我荣耀的热爱,抹去了他不该忘记的教训;他所犯的罪,与那些曾使尼布甲尼撒遭受严厉审判的罪相似.他浪费了仁慈赐给他的机会,忽略运用他触手可及的机会去认识真理.‘我当怎样才可以得救?’这个问题,这位伟大却愚昧的王漠然置之.”《圣经回声》,1898年4月25日.

请注意,邪恶的伯沙撒是那位愚昧的王.他遭受了与他父亲尼布甲尼撒相同的审判,因为这两次审判都被表述为《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个时期”.尼布甲尼撒在野地像兽一样生活了二千五百二十天,也就是七个圣经年;而他儿子伯沙撒的审判——写在墙上的那一段——同样代表二千五百二十.不同之处在于,对尼布甲尼撒的审判使他悔改,成为一位智慧的王;而伯沙撒的审判则临到那愚昧的王.

正如以预表的方式临到它的第一位君王一样,那位神圣的守望者的判语也临到了巴比伦的末代统治者:“王啊.....这话是对你说的:你的国位已经离开你了.”但以理书4:31.先知与君王,533.

对最后一任总统而言,“墙上的字迹”就是第一修正案,它指出政教分离的“墙”,而这位最终的愚昧君王却不明白这一点.《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象征着“百姓的分散”,这将在星期日法令时由北方王造成.那次分散就是紧随星期日法令而来的国家毁灭.第六个国家忘记了他们开国先贤的教训;先贤们起草宪法,不仅是为了防备腐败的教会,也为了防备那位败坏的女人与之苟合的专制欧洲诸王.开国先贤代表那些拒绝教皇权和欧洲诸王的人,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并从一千二百六十年教皇黑暗时期的分散中出来,深知针对那类暴政的保障必须成为他们新宪法的核心.他们是智慧的父辈,像羔羊一般;但最后这位父亲却不是如此,因为他要像龙一样说话.父辈从分散中出来,而儿子又回到分散之中.这两种情形中的暴君分别是最初的教皇权与最后的教皇权.

临到尼布甲尼撒(第一位王)和伯沙撒(末位王)的审判之象征,是利未记二十六章中的“七倍”分散.尼布甲尼撒亲身经历了它,而伯沙撒在他死的那一夜,它被写在墙上,成了他的墓志铭.共和之角在开始时的象征,是它从北方王的束缚中逃脱;而在其结束时的象征,则是由北方王带来的被掳.星期日法令,就是它作为圣经预言的第六个王国而死亡的“那一夜”.在这四个例证——伯沙撒、尼布甲尼撒,以及共和之角的开始与结束——当中,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二千五百二十,都是在起头与末了所呈现的象征.这代表了阿尔法和俄梅伽的署名.

威廉·米勒所发现的第一个“时间预言”,是利未记二十六章中的“二五二〇”.这是耶稣借着米勒的工作所铺设根基的第一块石头.它也是复临运动在1863年所搁置的第一条根基真理.当米勒的一切真理之石都被放入根基时,那些真理就被呈现在“哈巴谷的两块版”上,也就是1843年和1850年的先驱图表.这两块版代表着上帝与称为祂名下之民之间的盟约关系,正如十诫的两块法版代表着与古代以色列所立的盟约一样.

在老底嘉的复临运动的末期,当星期日法令之时,它被主从口中吐出去,墙上的字迹就是那两幅神圣的先驱图表.这些图表他们却读不懂,因为他们在其历史之初就拒绝从那警告的信息中受益.....

美国1837年的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因素、政策和投机活动共同作用引发的一场复杂事件.

投机泡沫：在1837年前的几年里,部分受国家向西扩张的推动,土地和投资出现了投机热潮.土地投机,尤其是在西部边疆,导致地价虚高和过度借贷.

宽松信贷与投机性放贷：银行和金融机构大量发放信贷和贷款,往往缺乏足够的抵押品.这种容易获得的信贷助长了投机狂潮,并加大了金融不稳定的风险.

银行的过度扩张：银行迅速扩张业务,往往发行的纸币（银行券）多于其用于支撑的金银（黄金与白银）.这种做法被称为“野猫银行”,导致市面上缺乏监管且不可靠的货币过度泛滥.

杰克逊的经济政策：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政策在加剧这场危机方面发挥了作用.他于1836年颁布了《金银通令》,要求购买公共土地必须使用硬通货（黄金和白银）,而不是纸币.这导致人们争相将纸币兑换成金银,引发金融紧张和银行倒闭.

国际因素：美国的这场危机也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作为美国重要贸易伙伴的英国经济陷入低迷,导致对美国商品的需求下降,从而压缩了美国的出口.这反过来影响了美国企业,并加剧了经济困境.

恐慌与银行挤兑：1837年5月,一系列金融冲击,包括银行倒闭和信贷收缩,引发了投资者和储户的恐慌.这场恐慌触发了一波银行挤兑,并导致信贷大幅收缩.

货币供应量收缩：随着银行倒闭、信贷收紧,经济中的总体货币供应量显著收缩.这种货币供给的收缩加剧了经济困难,并加深了衰退.这些因素叠加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下行,其特征是银行倒闭、失业、消费者支出减少,以及总体性的经济萧条.

我们对将来没有什么可怕的,除非我们忘记了主怎样带领我们,以及祂在我们过去历史中的教训. 生平素描,196.